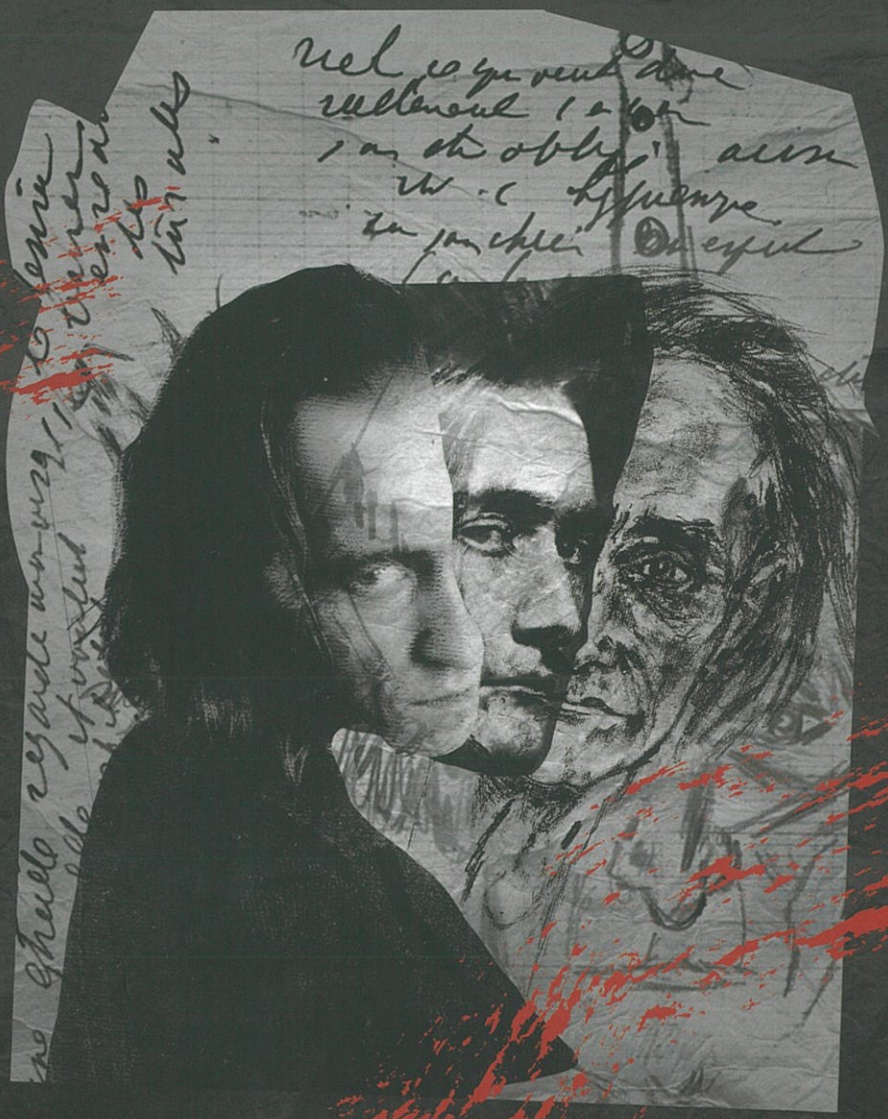
亞陶事件簿

Artaud
Event
Book



蘇子中 著

目次

推薦序 亞陶是個事件：殘酷劇場則是種「能量的垂直升降」機器／鍾明德 ◇ i

自序 亞陶與我 ◇ xi

緒論 亞陶的多重人生與創作 ◇ 1

第一部曲 從病痛到細／戲說哲理——綜觀亞陶一生的受難與熱情 ◇ 17

｜事件一｜ 亞陶的瘋、狂人生：病痛、瘋狂與書寫 ◇ 19

一、我沒有胡言亂語，我沒有瘋：亞陶的瘋、狂人生 ◇ 23

二、「我並非全然是我自己」：病痛、瘋狂與書寫 ◇ 31

三、亞陶的subjectile：碎裂、重組、層次、投射、身體書寫與創作 ◇ 34

四、結語 ◇ 45

｜事件二｜ 那一年，亞陶在殖民地博覽會看了峇里島劇場的表演：一個在殖民帝國陰影下的劇場事件 ◇ 47

一、在殖民帝國的陰影下 ◇ 49

二、那一年，亞陶到底看了什麼樣的峇里島表演？ ◇ 52

三、〈論峇里島劇場〉中的異想世界 ◇ 56

四、那一年的峇里島劇場表演——一個詮釋的事件 ◇ 63

五、結語：1931—書寫—詮釋—事件 ◇ 75

｜事件三｜亞陶的墨西哥之旅和仙人掌祭儀的異想世界 ◇ 79

一、序曲：探索vs.征服 ◇ 82

二、革命這檔事 ◇ 85

三、紅土地、紅印第安人、血諫之地及烏羽玉仙人掌祭儀 ◇ 88

四、亞陶的多重雙重生命 ◇ 95

五、結語 ◇ 101

｜事件四｜尖聲吶喊的無器官哲學家 ◇ 105

一、瞧！這個人：亞陶——這個瘋子 ◇ 105

二、詩人之聲——尖聲吶喊的無器官哲學家 ◇ 109

三、結語：也是天鵝之歌 ◇ 117

第二部曲　亞陶效應的四個事件 ◇ 121

｜事件五｜趨近/挪用/解構/背叛亞陶？論德希達的「殘酷物語」 ◇ 123

一、解析德希達的「殘酷物語」 ◇ 128

二、德希達的「殘酷物語」：檢討與批判 ◇ 141

三、結語 ◇ 151

｜事件六｜彼得・布魯克的亞陶式轉向 ◇ 155

一、亞陶式轉向的序曲 ◇ 158

二、以亞陶之名：
1963年的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工作坊與1964年的殘酷劇場季 ◇ 162

三、「殘酷的，殘酷的倫敦」：《馬哈/薩德》(*Marat/Sade*) ◇ 165

四、邁向神聖劇場 ◇ 169

五、布魯克的亞陶式轉向：回顧與評估 ◇ 172

六、結語 ◇ 179

｜事件七｜過度／過渡：從感動的身體、赤裸的身體到奉獻的身體 ◇ 183

一、感動的身體 ◇ 186

二、赤裸的身體 ◇ 195

三、奉獻的身體 ◇ 204

四、結語：是過度，也是過渡——
迎向未知、極限與臨界經驗的危險轉化過程 ◇ 214

｜事件八｜亞陶與土方巽：從「造反有理」到「邁向神聖劇場」 ◇ 219

一、造反有理：亞陶與土方巽 ◇ 222

二、邁向神聖劇場：儀式、情感與靈性 ◇ 242

三、結語 ◇ 260

｜總結｜亞陶的生命觀照與反響 ◇ 265

附錄一　亞陶的生平與作品記事年表 ◇ 271

附錄二　本書〈事件〉原文出處列表 ◇ 281

引用書目 ◇ 285

索引 ◇ 301

緒論 亞陶的多重人生與創作

> 就好像尤內斯庫 (Ionesco) 劇中持續生長的屍體，亞陶的遺體也持續不斷地擴張：在他畢生之作的周遭所積累的是那些認識他的人的回憶、評論和解釋，對這群或那群團體規勸告誡的小冊子，或敦促激勵他某種類型的追隨者和信徒去模仿他的行為或活出他的形象和榜樣的文章……一個重要人物的個性，而非他的畢生創作或成就，死後繼續增加其影響力的個案是非常罕見的。只有宗教的創立者能真正地享有如此有力且不斷擴張的潛能。亞陶並非——或至少尚未成為——宗教的創始人。但他已成為一神秘崇拜教派 (cult)，或更確切地說，許多神秘崇拜教派的中心。也因為如此，他跟那些宗教創始者有頗多雷同之處。如同亞陶志不在成就作品全集，而在讓他的生命成為至高無上的藝術創作，去**體現**他的想法而非僅僅是**表達**他的想法。他所引發的並非對偉大藝術家的欣賞，而是對心愛人物的虔誠奉獻。(1999: 114)
>
> ——艾思林 (Martin Esslin)

亞陶 (Antonin Artaud, Sept. 4, 1896-March 4, 1948) 是一個具有多層面向的人，他的一生坎坷曲折，充滿失敗不堪，卻又處處驚奇，叫人讚嘆連連。他的身體病痛處處，殘破不堪，卻滿腦子怪異奇想，叫人瞠目結舌。他的文章支離破碎，卻饒富創意，處處機鋒，穿透文類和概念的藩籬。他寫信、寫詩、散文、散文詩、傳記、小說、劇本、電影腳本與廣播劇本；他也寫劇評、影評、畫論、民族誌、文學批評、劇場宣言與理論。他是一位詩人、演員、劇作家、短文隨筆作家、小說家、導演、劇場理論家和藝

術家。他曾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病患、吸毒者、偏執病患以及精神異常患者。亞陶死後除常被視為瘋狂的典範，也常被譽為文化偶像及成規的破壞者，以及憂鬱卻具洞見的先知。但對筆者而言，亞陶除了是位特立獨行的劇場理論家，還是位擁有高尚心靈的修行人。他身體力行，努力不懈。他的瘋狂見證他不僅只是一位獨一無二、具有願景的夢想家，他還是一位鍥而不捨的狂熱求道者。

亞陶被公認為現代前衛劇場之父，儘管他的劇場論述只是他所有著述的一部分，且未形成一套有系統的劇場理論，卻對當代的劇場導演與理論家，諸如巴侯 (Jean-Louis Barrault)、布勞 (Herbert Blau)、布魯克 (Peter Brook)、馬洛維茲 (Charles Marowitz)、貝克 (Julian Beck) 與瑪麗娜 (Judith Malina)、柴金 (Joe Chaikin)、福爾曼 (Richard Forman)、謝喜納 (Richard Schechner) 等，均造成深遠的影響。亞陶的生涯從一開始就具有跨越學科、體裁和文類疆界的特性，他是無數哲學、文學、劇場、電影、醫學與文化研究的主題。他的作品以一連串怪異的書寫痕跡存在於世，總是處於可理解與可呈現的極限，就在它們消失於精神錯亂與靜默之前。他的主體穿越極限，面臨毀滅，但總是會以多重、破碎的形式重新出現或回返。亞陶的生命、書寫與創作多層重疊，彰顯了他生命的瘋狂多舛與事件性，構成多層繁複的「文本織物」(“textiles”)，這些文本織物是血與思緒的湧現，是文字與精神狀態的交織投射，也是生之慾與生命事件的交響曲。

由於亞陶的著作具有支離破碎與充滿先知預言的神秘警世風格，這些特質給評論、闡述他思想的批評家帶來特殊的問題。如同桑塔格 (Susan Sontag) 所說，亞陶是「一個文化試圖將之同化的作者，但他卻仍舊是徹底地難以消化」(1988: lix)。的確，亞陶作品的多樣性與變異性賦予了他的作品一種令人癡迷的豐富性與吸引力。然而，這也對分析其作品與勾勒其思想軌跡的企圖造成極大的困擾，因為亞陶所開拓的領域並沒有明確的界線，他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足堪玩味且極富啟發性的想像與願景。如同謝爾 (Edward Scheer) 所真確評論的：「殘酷是亞陶幫一個無固定範疇的相遇所取的名字。解讀亞陶才讓我們體認到我們仍然不懂何為閱讀、何為寫作、何為電影或劇場」(7)。

亞陶對生命與劇場的看法大大轉變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劇場實踐，激發世界各地進行劇場形式與演出的實驗。誠如墨菲 (Adrian Morfee) 所指出的：「連同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的著作，亞陶討論劇場的著作充滿洞見，長期以來公認為對二十世紀西方劇場的發展具有豐富且有力的影響」(4)。雖然亞陶作為歐洲現代主義藝術先驅的名聲早已家喻戶曉，且他身為二十世紀前衛劇場教父的地位也早已確立，然而除了《劇場及其複象》（法文書名：*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英譯書名：*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一書外，亞陶的著作大半仍未被閱讀。在賽林 (Eric Sellin) 的經典著作《安東尼 • 亞陶的戲劇觀念》(*The Dramatic Concepts of Antonin Artaud*) (1968) 中，他主張《劇場及其複象》是「安東尼 • 亞陶主要的理論作品，較之於此著作，他的其他著作只是具驗證性質的旁注或附錄……」(81)。筆者認為賽林的主張失之偏頗，因為亞陶的其他著述仍頗可觀且發人深省，也絕非只是「驗證性質的旁注或附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無論是國內外，許多人，尤其是劇場界人士，大多是透過《劇場及其複象》一書來認識亞陶的劇場藝術洞見與願景。時至今日，此書仍是必讀的經典，深受劇場界與學術界倚重。影響所及，多年來，每十本論及亞陶的學術出版物中，就有八、九本是以他的劇場想像為探討主題。

雖說亞陶的《劇場及其複象》是一本我們不可或缺且不能輕易捨棄的著作。但是單單這本作品並不足以代表亞陶畢生的著作與成就，更無法證明他的其他著作僅屬邊緣或補充性質。筆者強烈主張亞陶的其餘著作不應該被輕率略過。對筆者而言，最被忽視的區塊是從 1943 年開始的著作，包含在羅德茲精神病院 (Rodez Asylum) 裡所寫的大量書信和打算出版的後期著作如〈塔拉烏馬拉人的佩奧特仙人掌儀式〉(“The Peyote Rite among the Tarahumara”)、〈梵谷，被社會逼迫結束自己生命的人〉(“Van Gogh, the Man Suicided by Society”)、〈終結上帝的審判〉(“To Have Done with the Judgment of God: A Radio Play”) 及《亞陶，這個 Mômo》(*Artaud le Mômo*) 等等，以及大量的筆記本。如同亞陶的傳記作者巴柏 (Stephen Barber) 在《打擊與轟炸：安東尼 • 亞陶傳記》(*Blows and Bombs: Antonin Artaud The Biography*) 一書中所指出的：

> 亞陶最後階段的作品，尤其遭受到某種程度的邊緣化。這些著作是出自一個在九年間輾轉五所精神病院，新近獲釋的人筆下的作品，它們有時會被草草略過。但這最後的階段絕非精神病所引起的語言遲滯之作。比起任何其他時期的作品，亞陶出了羅德茲精神病院之後的作品更能傳達其對生命非凡的清晰洞察力與渴望。即使在謾罵與譴責的洪流中徹底固執，就其身體意象以及在語言上的實驗而言，它們極為靈活多變。(2003: 12)

除了晚期的著述逐漸受到重視，從 1960 年代起，亞陶的影響力越過戲劇與劇場的藩籬，在批評理論與哲學論述中激起陣陣漣漪，儘管他的思想無法歸屬於任何特定哲學或思想流派。其中，投注心力並貢獻了大量文章篇幅討論亞陶著作的主要理論家是一群所謂後結構主義思想家或哲學家，諸如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和瓜達里 (Félix Guattari)、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桑塔格、索萊爾斯 (Phillipe Sollers)、博薩尼 (Leo Bersani)、傅柯等人。他們推波助瀾，大大影響甚至左右「亞陶學」研究的走向。他們的文稿有幾篇收錄在由謝爾 (Edward Scheer) 所編輯的《安東尼 ・ 亞陶：批判文集》(*Antonin Artaud: A Critical Reader*) 中，該書別出心裁匯集了針對亞陶生命與著作的最佳批評論述。這本書廣納許多領域的題材，挑戰對亞陶的傳統認知，探討他的生活與工作情形，包括他的心理疾病、藥物成癮和創造力等之間的關係，並且反映出亞陶著作的跨領域性質。

對許多人而言，德希達 (Derrida) 是以哲學評論取向來進行亞陶研究的始作俑者。他運用他剛打響名聲的解構主義方法學，將亞陶的論述置於西方本體論的框架中進行討論。德希達一方面從字裡行間裡拆解亞陶的命題與假設，另一方面突顯他的叛逆激進，他細膩的解讀手法，加上其發人深省的見解，不但是「亞陶評論的經典範例」(Scheer 8)，且為往後的亞陶研究開創多元路徑。尤其是他兩篇討論亞陶「殘酷劇場」的早期論文——1965 年的文章〈被劫持的聲音〉(“La Parole Soufflée”) 與 1966 年〈殘酷劇場與再現的封閉〉(“The Theater of Cruelty and the Closure

of Representation”) ——深刻地影響了戲劇、劇場學者對亞陶殘酷劇場的理解。對德希達而言，殘酷劇場試圖捕捉「純粹的存在」，但其本身早已不斷被重複與再現所污染。德希達晚期收錄於《亞陶的秘密藝術》(*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 一書中的論文——〈讓 subjectile 喪失理智〉(“To Unsense the Subjectile”；“Forcener le subjectile”) (1986)——則以 “subjectile” 來檢視亞陶的藝術創作以及深藏其中拒絕妥協與被支配的力量。

假若我們想在德勒茲的著作中找出亞陶思想的蛛絲馬跡，我們必須檢視德勒茲的兩個重要文本：《意涵之邏輯》(*The Logic of Sense*) (1969)、《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1968)，以及德勒茲與瓜達里合著的《反伊底帕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2) 與《千重台》(*A Thousand Plateaus*) (1980) 這兩本著作。在《意涵之邏輯》與《差異與重複》這兩本書中，德勒茲跟隨亞陶的步伐，尋求不允許自身被再現的新原則。在《意涵之邏輯》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與小女孩的第十三系列〉(“Thirteenth Series of the Schizophrenic and the Little Girl”) 一文裡，德勒茲在分析一段據稱是亞陶所譯的路易斯・卡羅爾 (Lewis Carroll) 詩作〈胡言亂語〉(“Jabberwocky”) 的文本時，試圖追蹤精神分裂症的語言，並分析亞陶運用語言的章法，以便能找到精神分裂症書寫的典範模式。德勒茲與瓜達里在《反伊底帕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2) 一書中借用亞陶來自其最後錄音〈終結上帝的審判〉中的「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 一詞，延伸亞陶對身體的想像與自我要求，亦即「無器官身體」所蘊含的身體思維，並進一步發展該概念來指涉轉變中的慾望與社會身體。除此之外，他們以亞陶為典範，構思另類思考模式，並稱此模式為「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

在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論述中，亞陶是具顛覆性與基進性的「精神分裂症」代表人物，對克莉斯蒂娃而言，亞陶如詩般的語言充分體現了所謂「在過程中／受審判的主體」(the subject in process ／ on trial) 的情境。此詩化語言源自於那無法被同化、無法企及、也無法被主體捕捉的身體

語言與苦痛，介於象徵系統 (the Symbolic) 與內在符號驅力 (the Semiotic drive) 之間，在邊界處出出入入，讓他的詩呈現多元而異質的表意與表義過程。而在傅柯眼裡，亞陶本人則是「瘋顛」的極致代表人物之一。亞陶對傅柯影響甚鉅，傅柯的第一本著作《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英文版 1965 ；法文版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深受亞陶晚年所撰寫的〈梵谷，被社會逼迫結束自己生命的人〉(1947) 一文中的觀點所啟發。在《瘋狂與文明》一書中，隨著敘述的開展，傅柯竭盡心力扭轉瘋子們落魄潦倒的境況，轉而稱頌瘋狂與藝術的成功結合：

> 當藝術作品與瘋狂一起誕生與成就的時刻，就是這世界發現自己被藝術作品審查質問、並在藝術品跟前為其原本面貌負責的時刻。策略與瘋狂的新勝利：以往世界自以為可用心理學來丈量和解釋瘋狂，現在則須在瘋狂面前為自己辯解說明，因為世界必須以如尼采、梵谷、亞陶等人作品的過度 (excess) 來量度自己的掙扎與痛苦。(1988: 289)

的確，當瘋狂與藝術交融並孕育彼此，瘋狂之勝利總在創作實現的那一刻到來。於是，世界必須以亞陶的過度來衡量自我，並且透過亞陶的極限瘋狂，來見證藝術品的真理。

對墨菲而言，「這些〔後結構主義者〕解讀的共同點是，他們著迷於亞陶的書寫多因為索萊爾斯所謂的『極限經驗』(expérience des limites)。這些批評理論家認為亞陶提供了他們思考他者的經驗」(6-7)。對後結構主義者而言，亞陶不僅是個去中心、難以捉摸和精神分裂症主體的最佳範例，也是語言、慾望和病痛效應的最佳體現。後結構主義者的解讀雖然在定位亞陶思想時非常有說服力且具煽動性，然而他們也有意無意地改變了亞陶的語調，扭曲其意義，或者挪用了他所主張的相關概念。

除了上述較為晚近的評論之外，較老的評論各自有其獨特觀點，諸如：賽林 (Eric Sellin)《安東尼 ・ 亞陶的戲劇觀》(*The Dramatic Concepts of Antonin Artaud*) (1968)、格林 (Naomi Greene)《安東尼 ・ 亞陶：沒有

文字的詩人》(*Antonin Artaud: Poet Without Words*) (1970)、那普 (Bettina L. Knapp)《安東尼 · 亞陶 / 有遠見卓識的人》(Antonin Artaud / Man of Vision) (1971)、艾思林 (Martin Esslin)《安東尼 · 亞陶》(*Antonin Artaud*) (1976)，以及海曼 (Ronald Hayman)《亞陶及後代》(*Artaud and After*) (1977)。在所有上述作品中，艾思林所撰的《安東尼 · 亞陶》是一本基礎且具啟發性的著作，是對亞陶的生平與作品有興趣者的起點。

對筆者而言，桑塔格為了介紹她在 1976 年所編輯的書《安東尼 · 亞陶作品選集》(*Antonin Artaud: Selected Writing*) 所寫的文章〈接近亞陶〉(“Approaching Artaud”) 一文，是極具深度的導言文章，且是亞陶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參照點與參考資料。這篇文章首先發表於 1973 年 5 月 19 日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 雜誌，後來收錄於她的《在土星的星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1980) 一書中。桑塔格就流行的土星傳統角度，回顧亞陶生涯的發展，在該傳統中藝術家被視為是憂鬱的先知，體現受苦和寫作之間的關聯。對桑塔格而言，亞陶在文學上提供了最大量的痛苦，並且抗拒被輕易化解或排除。至於由桑塔格編輯的《安東尼 · 亞陶作品選集》一書 (1976)，則是赫西曼 (Jack Hirschman) 的《亞陶選集》(*Artaud Anthology*) (1965) 更為進階深入的文選集，[1] 收錄《亞陶全集》(*Oeuvre Complètes*) 一至十三卷的文章，該書涵蓋了亞陶在羅德茲精神病院後期的部分關鍵詩作、散文詩、戲劇文章與書信。除此之外，古德 (Jane Goodall) 從諾斯替教派的觀點來解讀亞陶的書——《亞陶與諾斯替教派戲劇》(*Artaud and the Gnostic Drama*) (1994) ——是一本對亞陶與異端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這本書避開了正統西方認識論的術語，將亞陶定位成異教徒中最放肆的人物，使用「異端」(“heresy”) 而非「瘋狂」(“madness”) 來命名熱情激進的思考過程與模式。總而言之，國外針對亞陶的研究著述可說是汗牛充棟，但國內有關亞陶的學術專書卻屈指可數，除朱靜美的專書《意象劇

1 赫西曼 (Jack Hirschman) 的《亞陶選集》(*Artaud Anthology*) (1965) 在該書發行時是當時主要的亞陶文集，內容包括譯自雜誌與來自限量版作品全集的文章，主要內容是伽利瑪出版社 (Gallimard) 所出版全集的前兩卷。

場：非常亞陶》(1999) 之外，[2] 大多是碩士論文，且多著重於劇場理論的研究。[3]

所有上述文本無論新與舊皆有其時代性，它們爬梳並理出亞陶的書寫意涵與意圖，也挪用亞陶的相關概念來型塑新的議題，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強化各自的批評取向或論述目的，而亞陶的文本與文字則被當做創造新連結與新意義層次的點火器或跳板。然而，在這些著述中，有些輕忽了亞陶思想的脈絡與文本細節，有些則更進一步神化了亞陶。可以確定的是，亞陶的全部作品無論對劇場導演或劇場理論家，抑或對思想家或哲學家，甚至是文學家與藝術家都有極大的啟發。他死後留下大批文字，光是法國知名的伽利瑪出版社 (Gallimard) 所出版，由戴維南 (Paule Thévenin, 1918-1993) 所編輯的《亞陶全集》(*Antonin Artaud: Oeuvres Complètes*; 1956-94) 就有 26 冊之多。而且這全集有不少漏網之魚，因為全集編纂的工作在 1993 年戴維南過世後，便戛然停止，留下不少待整理出版的文稿。近來，我們見到了兩本具影響力由巴柏 (Stephen Barber) 所寫的書籍。第一本《打擊與轟炸：安東尼 ・ 亞陶傳記》(*Blows and Bombs: Antonin Artaud The Biography*) (2003) 提供了亞陶的生涯與作品的概述，這本由巴柏所著的重要傳記之所以不可或缺，係由於該書為亞陶極端且具爭議性的一生提供了生動有力的寫照。此外，巴柏的《亞陶：尖叫的身體》(*Artaud: The Screaming Body*) (2004) 對於亞陶的電影計畫以及亞陶對超現實主義電影的見解，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描述。該書檢驗亞陶一系列獨特的零碎人體素描，這些作品始於精神病院的病房，卻在激烈的自我解放狀態下完成。最後，該書以亞陶遭禁的錄音〈終結上帝的審判〉為題，描述了亞陶「尖叫

2 朱靜美，《意象劇場：非常亞陶》（臺北市：揚智文化，1999）。

3 陳姿伶，〈劇場的意象與超越——煉金術與亞陶「煉金術劇場」理論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2008）；王菀如，〈阿鐸與諾法希納戲劇觀探析：劇場及語言之實體化〉（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2007）；許仁豪，〈劇場性、革命與空無：葸內劇作與亞陶理論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2002）；何一梵，〈劇場中的反文明傾向：以亞陶的殘酷劇場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2000）；陳平，〈布萊希特與亞陶——其劇場理論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研究所，1999）。

身體」的終極實驗——一項在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實驗。

一、關於本書《亞陶事件簿》：亞陶的多重人生與多重事件

本書追尋亞陶的步伐與足跡，是哲學、人類學、劇場、顛狂與疾病論述的多部和聲，旨在從不同視角來探討亞陶生平與著作的不同面向，範圍不僅包含被視為他第一階段（1920 年代至 1938 年）的人生與創作，也包括現今被認定為亞陶第二重要時期或晚年 (1938-46) 的作品，此時期涵蓋他在羅德茲精神病院的歲月 (1943-46) 及 1946 年 5 月出院後至 1948 年 3 月在巴黎郊外過世的期間。藉由研究考查亞陶生平與著作中錯綜複雜且耐人尋味的事蹟與軌跡，本書試圖提供一個混雜且多樣貌的亞陶形象。在亞陶的著作中，他不時將書寫、身體、劇場、疾患與痛苦等概念或狀態基進化，讓他的文字與想法不斷以新的面貌回返，經歷多重蛻變並奮力抵抗任何輕率淺薄的收編或系統化。本書除了關注亞陶及其複象——包括亞陶的病痛、書寫、生活、劇場、評論、追隨者與評論家等等——的存在，也計畫在爬梳亞陶思想的同時，重塑、重新想像或重新組構全新的亞陶，並評價亞陶的詮釋者對他的思想的詮釋與挪用。亞陶的身體病痛體現於他的思考方式、書寫與藝術創作。他的病痛轉化為細／戲說哲理的過程不但耐人尋味，也構築了他的多重人生與多重事件。除了再次檢視亞陶的書寫和其書寫方式與風格，本書的目標在探索並重新評估亞陶的論述及其論述所演繹的批評理論與劇場實踐。亞陶曾說其著作宛如樂譜，多重樂音滿溢並散布在五線譜上。這樣的一個層層重疊的意象是本專書結構設計與主題規劃所不可缺的參考圖像。

本書書名《亞陶事件簿》試圖捕捉並描繪亞陶多重人生中所發生的多重事件，所欲完成的專書是筆者國科會計畫——「安東尼 • 亞陶的 subjectiles：穿越—重新評價亞陶的價值」——六篇論文研究成果的改寫與延伸，再加上為專書寫作計畫「亞陶事件簿」所撰寫的二篇論文。故本書共收錄八篇關於亞陶的論文（中文五篇、英文三篇），構成本專書從〈事件一〉到〈事件八〉的主要內容。這些論文分別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專書

篇章，詳見本書書末的「附錄二 本書〈事件〉原文出處列表」。除緒論與總結，本書規劃了兩部曲：第一部曲「從病痛到細／戲說哲理——綜觀亞陶一生的受難與熱情」共有四個事件（篇章）；第二部曲「亞陶效應的四個事件」共有四個事件（篇章）。在本專書編譯與撰寫的過程中，筆者隨時檢視及更新研究資料，並依據寫作過程中的新發現和轉折，補強、調整或修正原先論文中較薄弱之論點。

本書第一部曲討論亞陶的受難與熱情，主張亞陶的寫作場景是病痛、熱情、情感、身體、劇場、藥物及文字相遇互動的場域，筆者試圖從以下〈事件一〉到〈事件四〉來理解亞陶細／戲說哲理的方式。

〈事件一〉，名之為「亞陶的瘋、狂人生：病痛、瘋狂與書寫」，係以病痛、瘋狂與書寫三個主題為主軸，探討亞陶的瘋、狂人生。筆者想要論證的是：亞陶的書寫所表徵／癥的並不只侷限於病痛的症狀與意義，還包括病痛的感染力與情感力量，亦即病痛如何去感染、影響社會與文化，以及如何被社會與文化所感染、影響。本篇章並不打算從亞陶所痛恨的精神醫學或精神分析的觀點來檢視亞陶的創傷、病痛與書寫，而是從史賓諾沙情感論的角度出發，來感知亞陶的身體書寫與精神狀態。本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著重回顧亞陶的瘋狂人生，交代並註記瘋狂病痛與錯亂言語間費人猜疑的聯繫方式與路徑；第二部分以亞陶的早期書寫為例，論述病痛與書寫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三部分進一步探索亞陶的「病痛書寫風格」，並試圖構築從亞陶思想衍生出的思想與書寫系譜。

〈事件二〉，名之為「那一年，亞陶在殖民地博覽會看了峇里島劇場的表演：一個在殖民帝國陰影下的劇場事件」，目的在追蹤、探索與 1931「那一年」事件相關的背景、過程及其效應，並分析誤讀與挪用所扮演的角色。筆者運用傅柯的事件理論與論述分析方法，主張並論證「那一年」的事件實乃一詮釋的事件，也是傅柯所謂「知識的斷裂」(epistemic break) 與變異的事件，說明「那一年」的事件是知識重新定位、形構、重組與傳播的契機，剖析事件的本身不是什麼殖民盛世的再現，也不是什麼「時代思潮與精神」(Zeitgeist) 的體現。最後筆者解釋並主張 1931 年峇里島舞蹈劇場的演出是一連串機會與關係的連結、不同學科知識的連線，以及知識

與權力的重新脈絡化。

〈事件三〉，名之為「亞陶的墨西哥之旅和仙人掌祭儀的異想世界」，檢視亞陶對墨西哥的想像、描述與刻畫，同時主張亞陶關於墨西哥的著作是出自於他對當地風土人情的心理投射與對地景地貌的重新繪製。這些文字體現了亞陶的身體在地理上的飄泊與他的心情在文字上的痙攣游移，不僅是亞陶作為探索者的身體文本，也是他作為精神分裂者的心靈話語。本篇章的目標除追蹤並在地圖上標示出亞陶在文化、宗教與墨西哥祭儀中去疆域式的飄泊遊走，也探索亞陶的墨西哥革命願景、對仙人掌神祕祭儀的想像、對歐洲文化的徹底幻滅、對殘酷劇場的執著，以及對羅德茲精神病院電療與幽禁的深惡痛絕。

〈事件四〉，名之為「尖聲吶喊的無器官哲學家」，打算分析探討亞陶晚年名之為「亞陶—Mômo 的生活故事」(“Histoire vécue d’Artaud-Mômo”) 的個人表演，以及他的天鵝輓歌〈終結上帝的審判〉廣播詩的錄製與禁播所產生的效應。在瘋癲的路上，亞陶並不孤單，因為傅柯曾在《瘋狂與文明》一書中標示出所謂的瘋狂連線並闡釋「瘋狂的新勝利」(1988: 289)，見證並頌揚亞陶的受難與熱情。傳說天鵝在臨死之前會發出牠這一生當中最淒美的叫聲，也許是因為牠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了，所以要把握這最後的時光，將牠認為最美好的一面毫不保留地完全表現出來；而亞陶在〈終結上帝的審判〉廣播詩中的尖聲吶喊也許就是他的天鵝輓歌。亞陶的天鵝輓歌承載他身心所曾經承受過的巨大磨難，試圖將這些折磨與痛苦化做尖聲吶喊，宛若垂死的天鵝，令人疼惜感傷，但是他所留下的遺產與影響卻是永恆且無法化約的。

第二部曲「亞陶效應的四個事件」所要呈現的是亞陶的遺產與影響，筆者試圖從以下〈事件五〉到〈事件八〉來突顯亞陶的效應：

〈事件五〉，名之為「趨近／挪用／解構／背叛亞陶？論德希達的『殘酷物語』」，探討德希達的「殘酷物語」。德希達兩篇討論亞陶「殘酷劇場」的早期論文——〈被劫持的言語〉(1965) 和〈殘酷劇場與再現的封閉〉(1966)——不僅是「亞陶評論的經典範例」(Scheer 8)，並對往後的亞陶研究造成深遠的影響。在其 1986 年的論文〈讓 subjectile 喪失理智〉

中，德希達以亞陶所使用卻無法翻譯的字—subjectile—大作文章，除試圖說明該字的狂亂意涵，也用該字來詮釋亞陶的思想與藝術創作。這三篇論文構成本篇章所欲討論的德希達「殘酷物語」。德希達到底是如何趨近、挪用、解構與背叛亞陶的想法？他如何憑藉其無堅不摧的解構方法學有系統地重塑亞陶？本篇章擬進一步細讀並分析德希達解讀亞陶的觀點與讀法，試圖評估並批判德希達的「殘酷物語」，並將「殘酷物語」置於德希達遺產的文本織物脈絡中。

〈事件六〉，名之為「彼得・布魯克的亞陶式轉向」，所欲處理的事件是布魯克在受亞陶影響與啟發後，義無反顧地轉向亞陶，離開他先前所停泊的安全避風港，亦即傳統商業性的莎士比亞製作，啟程追尋新的劇場語言與形式，成為前衛實驗急先鋒的戲劇性轉變。在所有重要的事件中，筆者特別聚焦始於 1963 年秋，持續將近十二週的實驗工作坊，以及緊接著該培訓計畫，於 1964 年在倫敦音樂戲劇學院擁有八十人座位的迷你劇院多瑪 (Donmar) 排練室中，所進行為期五週的殘酷劇場季。在聚焦於殘酷劇場實驗工作坊與殘酷劇場季之前，筆者將回顧布魯克在 1960 年代進行亞陶式轉向之前的劇場觀，接著透過檢視布魯克的作品《瑪哈／薩德》(*Marat/Sade*) 以及他在《空的空間》(*The Empty Space*) 一書中所提出的「神聖劇場」概念，追蹤並評估布魯克的亞陶式轉向對其事業的影響。最後，筆者會對布魯克的轉向亞陶或亞陶式轉向進行中肯的評估。

〈事件七〉，名之為「過度／過渡：從感動的身體、赤裸的身體到奉獻的身體」，從亞陶「情感動能」的觀點出發，探討型塑感動身體的法門與理論。〈情感動能〉(“An Affective Athleticism”) 是亞陶《劇場及其複象》一書中不太起眼的篇章。一共才十頁左右，文中亞陶並未進一步闡釋他極力主張的殘酷劇場，他所談的是較為一般人所忽略的議題，亦即演員的情感動能。在本篇章裡，筆者的討論從「感動的身體」過渡到「赤裸的身體」與「奉獻的身體」。接著筆者參酌謝喜納 (Richard Schechner) 的「環境劇場」理論及相關的人類學、表演學與批評理論來回顧、思索並討論謝喜納在價值觀劇烈變動的六〇年代末期所製作的《戴神 69》(*Dionysus in 69*) 演出。除此之外，本篇章也援引葛羅托斯基 (Jerzy Grotowski) 的「整

體行動」(total act) 概念來討論如禮物般的「奉獻的身體」。

〈事件八〉，名之為「亞陶與土方巽：從『造反有理』到『邁向神聖劇場』」，試圖探討亞陶和土方巽之間的關聯，檢視並分析亞陶的思想與土方巽的美學觀之間的連結，標示出亞陶的殘酷劇場與土方巽的暗黑舞踏在身體觀、表演理念與相關概念上的相似與對立之處。他們兩人造反有理的反骨精神與特立獨行的行事作風都堪稱一絕，樹立傳奇典範的同時，也造成深遠的影響。本論文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造反有理：亞陶與土方巽」是就亞陶和土方巽的論述、創作方法與風格，來檢視他們對舞蹈、劇場與表演所採取的觀點與態度，比較他們的地方感，對比他們常用的詩學意象與支離破碎的創作風格。第二部分「邁向神聖劇場：儀式、情感與靈性」則根據彼得・布魯克所提出的神聖劇場概念，討論亞陶和土方巽身體概念的異同，探索他們的洞見與作品中所蘊含的儀式性、精神性與相關特質。

本專書援引傅柯所定義的「事件」來看待亞陶的多重人生。傅柯所謂的「事件」是一件「不是語言也不是意義可以窮盡的事件」(1972: 28)，是「無法化約的崛起」(irreducible emergence) 與「不連續的發生」(discontinuous occurrence) (1972: 28)，改變了人們以延續性與累積性看待歷史、傳統與知識的習性，所欲突顯的是事件的斷裂性、另類性、變異性、獨一性、中介性與論述詮釋性。以事件來閱讀亞陶的著作與人生，能幫助我們深入了解相關知識或概念形成的背景與過程，分析誤讀與挪用所扮演的角色，並建立一個事件的系譜。對筆者而言，亞陶現象或亞陶的多重人生是一連串事件的串接，是一個接一個的詮釋事件。本專書根據傅柯系譜學與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研究方法與角度，抽絲剝繭，對亞陶的生命書寫，以及圍繞亞陶的相關論述給予立即與直接的關注，試圖透過傅柯所說的言說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s)、言說對象 (discursive objects) 與言說策略 (discursive strategies) 去釐清眾多書寫與論述間的關係。本專書也據此主張亞陶的一生充滿了知識與權力的重新定位、重新組合與重新詮釋的契機與事件，這些契機與事件是一連串機會、力量與關係的連結、不同學科知識的連線，以及知識與權力的重新脈絡化。

除此之外，本專書將援引史賓諾沙 (Baruch Spinoza) 的情感論（affect ；史賓諾沙原文為 affectus）來感知亞陶的身體書寫與精神狀態。史賓諾沙認為情感的誕生始於人與人彼此間的互感與影響，是一連串情感互動與連鎖因果反應下的產物，沒有固定的自身認同，只有無盡的轉化、幻化、延異與情感的雙向交流。情感的交感融解了二元結構與制式化的思考方式，交織成如德勒茲與瓜達里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所謂的「根莖場域」(rhizome)，既擁有變化的能力，也同時保有獨特性 (haecceity) 與差異性 (1987: 260-62)。故本專書並不採用將病人視為客體的精神醫學或精神分析理論，而是試圖建立以情感為軸心的《亞陶事件簿》，來演繹從亞陶的情感、身心病痛和瘋狂書寫所發展出來的劇場理論與哲學思潮，同時也討論亞陶的人生與著作的成就與影響力。

對尼采而言，「穿越—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the 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並非智性問題，而是需要經驗領略的東西。同樣地，本專書試圖「穿越—重新評價亞陶的價值」，訴求讀者用其膽識與熱情來感受、體驗《亞陶事件簿》所呈現的事件。在此同時，本書博採各家理論來幫助筆者詮釋亞陶和解析亞陶詮釋者的策略；不論是劇場、人類學、哲學或各式各樣的批評理論，只要適用皆可派上用場。更精確地說，筆者所恪遵並採用的是德勒茲「理論工具箱」的作法，活用現有的理論來詮釋並重新評價亞陶的價值。總體而言，本專書從以下幾個面向著手並試圖對亞陶研究做出貢獻：

(1) 本專書調查、整理並標示亞陶著作與亞陶研究之不同面向。
(2) 本專書探究亞陶病痛的效應並描繪亞陶生命和著作中的情感層面。
(3) 本專書探索亞陶的幾個重要概念，諸如「殘酷」、「身體」、「力量」、「形上學—在—行動」(“metaphysics in action”)、「情感動能」(affective atheleticism) 等。
(4) 本專書試圖透過吸納亞陶的獨特見解，去發展出解讀亞陶及其詮釋者的創新角度與方式。
(5) 本專書以中文出版，意在與使用中文的國內外學者進行成果分享與交

流，建構相關學術社群，並強化研究動能。
(6) 部分研究成果將納入筆者所開授之課程，傳承對亞陶的研究心得。
(7) 本專書尋求建立具生命書寫觀點之亞陶研究。

簡言之，本專書是個跨界重新評估亞陶的研究，遊走並跨越不同時空、文類和研究方法。其主要貢獻在提供對亞陶生命、著作、遺產與相關研究範疇的系譜、洞察與見解。再者，此專書最有價值的貢獻在於揭露亞陶現象之獨一性、多元性與事件性。

二、結語

在藝術的世界裡，亞陶的電影、劇場與素描實踐「不是為了見證這些領域歷史中的任何概念，而是為了美學改革的不懈熱情，為了個人的再創新，儘管或者正是由於他的反常（或特異），這些領域構成了他的遺產」(Scheer 2)。誠然，亞陶是個精神錯亂與滿身病痛的異端與極端份子，他大半的成人生涯都受到幽禁與監控，但當他神智清醒時，他既是有遠見與高度創意的藝術家，也是富有創新思維的思想家。作為正統觀念的基進挑戰者，亞陶就像薩德侯爵與眾多異端分子般，被當做罪犯或瘋子監禁。有時候他實際上是由於所受的待遇——和罪犯或瘋人關在一起、被粗暴對待、接受多次電擊治療、服用鴉片成癮等等——而被逼得犯罪或發狂。亞陶的作品對藝術、劇場、表演與哲學等領域一直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這影響力是透過亞陶那支離破碎卻深具洞見、魔力與煽動力的書寫風格所施展。面對亞陶創作生涯的多樣性與變異性，亞陶的作品絕不應該只被視為主體癲狂、再現崩解或傑作滅絕的見證。我們如要感知他作品的要旨，我們應該與文本中每一情緒的轉折一同飄盪、漂泊、滑行，跟著參與亞陶的文字遊戲。解讀亞陶就是去參與並體驗亞陶式的「殘酷」，並讓「殘酷」在自己的生命中發揮作用。在字裡行間，我們體驗到的不是亞陶是什麼，而是他可以是什麼。重點在感知亞陶所欲表達的微妙心緒與悸動。亞陶那破碎、自相矛盾却情緒滿滿的書寫，非但沒有削弱他的話語，反而使

他的文字更具顛覆性。

與今日其他作家或劇場藝術家相較之下，倘若亞陶顯得較為貼近現今的時代脈動與社會狀況，那是因為從他的生命、書寫與作品所浮現的力量具有與時俱進的先驗性、基進性與普遍性，能隨著不同評論家的指揮棒幻化起舞。如同許多亞陶的仰慕者與追隨者一般，筆者保有所謂「亞陶式信念」，深切認同劇場或藝術的轉化人心與療癒力量。亞陶的畢生之作包含書信、散文、零碎片段、咒文、素描、自畫像、廣播錄音、不知所云的言語、針對劇場、藝術及電影所撰寫的評介與批評、關於劇場的文章、宣言、詩、電影劇本〔特別是 1927 年的《貝殼與僧侶》(*La Coquille et le clergyman*)、小說、英翻法的譯文，包含卡羅 (Lewis Carroll) 的文章與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頌西公爵》(*The Cenci*)，以及在電影和舞台上所演的角色等〕。如前所言，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為亞陶出版了共 26 冊的作品全集，然而針對劇場的著作只佔他總產出的一小部分，但這些文字卻協助重新定義了表演的功能與身體的可能性，對當代表演理論與實踐具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在許多「打擊與轟炸」[4] 之後，筆者認為現在是筆者蒐集亞陶所留下的零碎片段，參與再造並重新組構、捕捉亞陶吉光片羽的好時機。總之，本專書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全書所呈現的多元層次或事件，也在於書中針對亞陶早期與晚期生涯與作品所作的研究，試圖為讀者分析與描繪亞陶生命與著作中的幾個事件與影響力，並提供「亞陶研究」的新座標與新視野。

4 「打擊與轟炸」(“blows and bombs”) 來自巴柏 (Stephen Barber) 所撰的亞陶傳記一書的書名：《打擊與轟炸：安東尼 · 亞陶傳記》(*Blows and Bombs: Antonin Artaud The Biography*)。